



新的开端

魏永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PDC

内 容 提 要

在党的具体帮助、支持下，更新、金玉等男女青年，开动脑筋，大搞农业革新运动。但中途遭到有保守思想的社长的反对，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第一次试验失败了。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再接再厉，继续创造，并用事实教育了有保守思想的社长，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也被逮捕法办。农业改革成功了，工作成绩有了显著提高，这些青年也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热爱。

这剧本是许昌专区赴省现代剧目表演演出代表团的演出本，在省里演出时曾受到观众好评。

新的开端

魏永章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地方国营新郑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豫总书号：1742

787×1092 1/32·16印张·34,500字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37

统一书号：T10105·352

定价(7)0.15元

PDF

時間：1958年三月。

地點：河南省某地一個農業社的一個生產隊。

人物：劉更新(新)：男，二十上下，剛剛掃除文盲的青年農民，共青團員，生產積極分子。

楊金玉(玉)：女，十九歲，初中畢業生，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參加農業生產，共青團員。

楊金柱(柱)：男，二十五六歲，生產積極分子，共產黨員，金玉的二哥。

玉 瑞(瑞)：女，十一歲，金玉金柱的妹妹，少先隊員，小學四年級的学生。

崔秀芳(芳)：女，十七八歲，參加農業生產的初中畢業生，金玉的同學，共青團員。

吳留成(留)：男，十八九歲，生產隊長，積極熱情的共青團員。

崔大爺(崔)：五十多歲，老木工，秀芳的父親。

支 書(支)：該社黨支書，三十來歲，老練沉着的幹部。

社 長(社)：該社社長，四十上下，生產積極，但個性較強，有些主觀。

楊 母(母)：五十上下，勤勞的農村老婦，迷信思想較重，金玉金柱之母。

保 才(保)：男，二十歲，青年農民。

寶蘭嫂(嫂)：二十四五歲，農村婦女。

二 順(順)：男，十八九歲，農民。

張進才(張)：男，五十多歲，隱藏的反革命分子。

張 濤(濤)：男，三十多歲，隱藏的反革命分子。

群眾若干人。

第一場

某日的一个中午，楊家院內的一角。舞台的右后方是外出的大門，門外稍向左側有顆粗大的古槐。台的正后方是矮牆，左側(院內)是住房，迎着房門有盘石磨，右前方有个石凳。地下还散放着几个小凳子，左前方放有磨面用的几样工具。幕启时，楊母一手拿着簸箕，在圍繞着石磨收面，把收好的一簸箕面倒在罗內，用拳捶打酸疼的腰。轉臉看了看那盘煩人的磨，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母：(唱)

看見了这盘磨我就生气，	大睜两眼我干着急，
大大小小他們都下地，	就把我一人丢在家里。
全家一天三頓飯，	全靠我一人推着吃，
磨的多了我推不动，	磨的少了不够吃的。
这活論說并不重，	怎奈我年老力不足，
要給我免去二十岁，	輕重活儿我都不惧。
并不是家务事我不愿干，	只因为我手脚太迟疑，
金柱金玉都沒有啥，	就怕玉瑞那个小东西，
頓頓要吃应时飯，	稍晚一点她都不依。
眼看天快晌午錯，	快快收拾我做飯去。

(急忙收磨罗面)

瑞：(高兴地上)媽！快給我弄飯吃吧，我还有事哩。

母：成天叫你闖張哩！有啥事儿哩？

瑞：啥事儿？大事儿。(唱)

学校里布置了田間生产， 一齐去帮助农民澆地半天，

样样事儿要爭先， 劳动组长选上俺，
赶快让我来吃飯， 积极带头做模范。

母：吃飯，吃飯，进門就吵着吃飯，就不知道您娘給您弄頓飯
难不难。

瑞：难啥？成大囤的粮食，情磨着吃啦！

母：看你說的多輕快。这些时只顧忙生产呢，社里牲口一匹也抽
不来，叫我成天推，推一上午还不够您吃一天的。再加打
杂，把我忙脚不粘地。您姐吧，以前是上学哩，中学毕
业以后，我想着她不上学啦，可有人帮帮我啦，誰知道回
来参加生产，見天一吃罢飯碗一推走啦，比在飯舖吃飯
还得法。

瑞：看你嘟嚕吧！人家回来飯沒吃到咀里，可听了你不少二
話。

母：你給我在家推一天磨試試，不叫累的爬都爬不动。

玉：（上）媽：飯做好了沒有？

母：看看，都是这，进門脚沒着地就吵着飯吃。

玉：又是还没做飯。

母：您娘得忙过了哇！光这盘磨就够您娘受的啦。

瑞：人家还有事儿哩，（撒嬌的）你又沒做飯。

玉：（对瑞）去拿块饅吃着走吧！

瑞：分給你的工作一点都不負責。（嘟囊着进屋）

母：咀怪会說。（收拾磨具）明天不在家給我推磨，不給您飯
吃。（进屋）

新：（上）金玉，金柱哥回来沒有？

玉：还没有哩。

新：人家都在那儿等着。您不去开会，要分配給您任务哇。

玉：俺媽还没有做飯哩。您代我請个假吧，不問是送粪，还是

澆麥，分配那一樣我都没意見。

柱：（上）您咋不快点下地呀？

新：你上哪去啦？到处找你。

柱：到社里去啦，生产指标又跃进了。小麦从两千跃进到三千四，紅薯跃进到十二万斤，一般秋粮都是五千斤以上。

新：（高兴地）好哇！柱哥，社委会研究措施了沒有？

柱：研究啦，就是粗糙些。（唱）

咱社里麦子两千五百亩，	五百亩地种包谷。
五百亩地种棉花，	三百亩地种紅薯。
一百亩地种烟叶，	种地肥料要上足。
麦子要澆三遍水，	谷子剔草三遍鋤。
还准备修个小水庫，	不缺水丰收有把握。
老房屋翻新变肥料，	全社要有二百間屋。
三十万担只多不会少，	零星肥料要加督促。
水坑底下起黑土，	再集体养上一群猪。
今年的生产是硬任务，	真是一点也不含糊。

新：好哇，今年的麦子跃进到三千四，明年咱就給它加两番。

玉：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有了今年的丰收經驗，明年跃进到一万有充分的把握。

柱：把握是有，可是困难也不少。劳动力是个大問題，到現在麦子才澆了多少！

玉：对啦，咱社里人力是个問題，推水机推了四五天，才澆了一亩多地，还有两千多亩沒有澆。都和这几天一样，要两个多月才能澆完一遍。

柱：还不是先澆麦子，还有別的事儿哩。論說現在修水庫还是时候，沒有人有啥办法。

新：天这样旱，一星期內澆不完麦子可要受損失呀。

柱：不能叫困难吓住，咱得想想办法，一定要完成任务。（鼓励的）

新：对，非克服困难不可，你说能不能，金玉？

玉：从生产情况来看，非得机器化不中。光要用两只手，累死也完不成任务，现在种地要有机器，你看多好。

新：你说的是不错，上哪里去寻机器呢？

柱：是啊！是得想些办法。刚才社长说，破上几天几夜不睡觉，也得把麦子赶快浇完，浇完麦再干别的。

新：工作单打一会中，不赶快把粪送上去，要是突然下点雨，看咋种谷子。

玉：我看，咱找社长和支书，大家开个会研究一下吧。

社：（焦急地上）都快下地！

柱：社长，现在任务又多、又紧，咱是不是开个会研究一下？

社：任务的确多，困难也很大，除了干，啥办法也不中，有哪个开会的功夫胜多干点活。研究、开会，啥都是假的！两只手干出来才是真的。干活去吧！（说完就要走）

新：咱研究一下不中？看想个啥办法。（支书上，社长还未看见）

社：开会？你开一百个会，没有人去弄，井里水也不会自己流出来。

支：咱就要叫它自己流出来。

社：这又不是人，你说“出来”，这是党的决定，它就能乖乖出来啦！

支：随便啥东西，一定要叫它听人的话，叫它往东，它就不往西，那才中呢。

社：又喷呢。

支：这不是瞎喷。目前的生产技术，就是赶不上社会主义的需

要，我們就得从改革工具上想办法。

玉：刚才我还說哩，非得机械化不中，

社：那有那么容易。

支：当然是不容易，但是也不是办不到。

社：哈……我懂了。中央发拖拉机，还早着呢，等拖拉机发到咱社，至少还得十年。

支：不是单等发拖拉机，是叫技术革新。先把农具进行改革，把費勁的改成省勁的，做活慢的改成做活快的。就拿水机來說吧，三四个人推一天累的骨头象断了一样，才不过澆十几亩地，我說这就應該改一改。

新：現在那水机推起来就是費勁。

玉：社长，咱快点把那水机改革一下。

社：現在这样忙誰还顧上这，只有等麦子澆完了再說。

吳：（上，焦急地）社长，我可找到你了！

社：你老跟在屁股后面干啥哩，您那个生产队最落后了，一上午只澆了那点地。跃进計劃訂的不錯，开起会来也光听你們保証咋着咋着。

吳：你只知道說哩！（唱）

我找你为的大跃进，

生产指标定的紧，

齐要求开个队员会，

生产情緒高得很，

誰澆水誰送粪，

只知道吵的怪有勁，

社：（唱）执行任务不坚决，

生产队长就是你，

县委指示很明白，

誰也不是为个人。

同志們个个都很关心。

想法保証三千四百斤。

个个表示有信心，

具体工作要詳細分。

下边問題就不問問。

老在半道变主意。

任务緊張你詳細，

早澆麦田不延迟，

社委会上作传达，
这样忙怎能开会议，

你也参加出了席。

您就爱出洋主意！

支：（唱）社长社长别生气，

留成你也别着急，

同志们要求开会是正理，

应该研究作处理。

社长怕开会耽误事，

浇麦任务要突击，

你三人心思都一样，

就是方法有距离。

别生气，别着急，

咱大家慢慢来商议。

算啦，别吵啦！（对社长）他们要求开会就叫他们开吧，

（对留成）怎么，你们想开个会？也好！开个会把计划具体研究一下，不过开过会得多干点活，补起来才行啊！

社：光开会有啥用呢？有些人是想借口开会偷懒呢，这就该批评。

吴：开会是为了更好搞好生产，你叫我批评啥呀？

（宝兰嫂和保才上）

嫂：这个死水机，要再推几天，可就爬不起来了。

保：队长不是开会嘛？

社：开啥会呀，都快去浇地吧，别浪费时间啦。

保：社长，同志们对生产指标很有信心，一致要求开会研究措施。

社：不行，不行，一开会就得一下午。

嫂：（唱）开会为了订计划，

思想明确不摸瞎，

占些时间你不要怕，

巧干实干产量就会增加！

社：（唱）挤住眼睛说的啥，

开会净是瞎喳喳，

使力气才能长庄稼，

我看您想偷懒才生这个法。

保：（唱）社长不该说这话，

研究增产是为大家，

人人干劲冲破天，

开会不是来耍滑！

支：社长，叫他们开个会也好。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让群众

們研究是有好处的。

吳：我同意支书的意見，开会研究一下。

众：我也同意。

支：你看哩，社长。

社：算啦！你們认为开会能完成任务，你們就开吧。我一个人去澆去。（下）

众：社长，社长！（社长不听，一直走下）

保：咋弄啊，队长？

吳：（生气地）他去叫他去！

玉：社长这人真固执。

支：他也是滿心为了生产。

新：这一点大家也知道。他每天也和咱一样在地里干么，这几天他身体不太好，叫他歇会他也不愿意。

支：咱社长工作积极，大家都見了。咱是为了完成生产指标，社长也是为完成生产指标，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办法上不同。

玉：任务这么大，不研究个办法，硬干也不中。

支：你們队里就开会吧，不过也不要研究問題过多。现在是澆麦、送粪这两个任务最重要了，就抓住这两个問題研究，等这些任务完成以后，再研究别的。

柱：对啦，先研究近的，干的差不多了再研究别的。

吳：好啦，走吧。（大家欲走）

秀：（上）支书，不好啦！

支：啥事呀？

秀：社长暈倒井上了。

众：啊！（同下）

（幕落）

第二場

二道幕前

張：（上唱）

自解放我心中經常煩惱，
前幾年張進才那個不曉，
酒肉從來不缺少，
現如今大家財全被分掉，
還把我送山中勞動改造，
期滿後回原籍管制勞動，
這也是人不該死終有救，

我的幸福威風順水漂。
蹶蹶腳地皮都得搖几搖！
小巴狗都不吃涼油條。
還得勞動受煎熬。
背石頭累得我吃不消。
各方面限制的牢又牢。
我與那張濤打下交道。

幸亏張先生伸出了友誼的雙手，才幫助我和台灣取得了聯繫。慢慢的和已經有了組織的難友們也都見了面。大家暗暗潛伏，單等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到，國軍在盟國的援助下，就可毫不費勁的漂海登陸，到那個時候，（狠狠的冷笑）嘿嘿！

濤：（在內喊）張進才！

張：哎！（忙應，不知是誰吓的發抖）

濤：（上）張進才，叫你几声怎麼不吭聲呀？（严厉的質問）

張：对不起，沒聽見。（發現是高，精神慢慢輕了下去）哎呀！你把我的魂都吓的跑到台灣啦！

濤：真沒出息，咳嗽一声都吓的尿褲，還能做地下工作。

張：你別一下要求過高，得讓我慢慢鍛煉。

濤：鍛煉！鍛煉！和幾個人比起來就你進步慢。

張：在張先生的直接培育下，我一定跑步趕上。（想）有個好

消息：

濤：什么事？

張：社长推水車累病啦。是这样：生产指标又从两千二增加到三千四，二队隊員們都要求开个会研究一下，吳留成答应啦，去找社长請示，社长說“不行！”一个不答应，一个就要开，社員們都同意吳留成的意見，把社长气的沒法，一蹶脚自己去澆麦去啦，真来勁啦！沒多大会就澆了一亩多，他也不歇，一直把他累的暈倒了才算。

濤：好哇，吐血嗎？

張：血倒沒吐，就是累病啦，他們都在找你哩！

濤：他們找我干啥？

張：找了几百圈啦，叫拿葯錢呢！

濤：叫他們找吧，我就不給他們見面。

張：对！沒有錢医生一定不会給葯。（想）不过不是什么重病，据說是受劳的很啦，不吃葯也不会有大問題。

濤：不会有大問題？死不了叫他給我受两天，我去去就来。

張：噫！我的任务还没分配哩！

濤：听好啦！（唱）

进才向前站，

听我把令傳，

共产党搞的大跃进，

他不分昼夜把活干，

小麦指标訂的大，

最小的都是两三千。

張：次牛吧！得把麦稈也称上！

濤：佳咀！（唱）

可不能說話太随便，

看問題也不能太簡單，

共产党說到能办到，

难道說这事你沒經驗！

合作社若是增了产，

咱反攻大陆有困难。

群众們生活一改善，

咱的宣傳工作就难开展。

張：是啊！社里一增產，羣眾生活一改善，對今後的謠言攻勢，大大有礙呀！

濤：不但是對宣傳工作中的謠言攻勢有礙，對國軍反攻大陸也有礙。

張：好！（咬牙）請傳令吧！

濤：听着！（唱）

天又干，地又旱， 麥子生長如過關，
社員們趕着澆麥子， 七天以內要澆完，
要你把水機全破壞， 趁忙好把空子鉗。

張：啊！（胆怯的）要我？

濤：嗯！

張：媽呀！我是被管制着的，動動就得請假。

濤：你真是飯桶，這幾天澆麥忙的這樣兒，誰管你呀！

張：也的確是個機會，民兵若是……

濤：不要緊，我掩護你，你快去準備好，找機會動手。

玉：（在內喊）張會計！

濤：（假裝嚴厲）以後，你要老老實實，不准你亂說亂動。

張：是是……（暗暗的）幾天期呀？

濤：七日內，（大聲）聽見了沒有？

張：聽見啦！

濤：滾吧！（玉上）光想生個法脫滑，以後好好勞動。（張應下）

玉：張會計，快回去吧！

濤：記工分晚上記。（欲下）

玉：不是，社長看病啦，醫生等着拿藥錢。

濤：啊！（裝着恍然大悟）你看我這腦子笨的，剛才我在南地聽說社長病啦，我就沒顧命往家跑，到這兒迂見張進才這

个王八孙，叫他一打岔，把社长病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社长是咋着哩？

玉：不要紧，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啦。

濤：不要紧？哎呀！我的个嘚嘚嘚呀！把我吓了一跳，我只说啥病哩！累着啦，休息休息就好啦。

玉：这不是一般的累着呀，这是极度疲劳，都积成病啦！

濤：喂！（转话头）那得快治呀！（吴、新上，一路走着说着：中不中试试，中了就拿出来，不中了就算。）

吴：会计，快吧，你叫人家医生等急啦！

濤：这就回去。（欲下又停）吴队长，这几天生病的有两三个哩，王敏肚痛了好几天，我都沒借给他一个钱，社长看病我要一借钱大家会没意见？

玉：社长是领导全社生产的，他一病对全社生产任务都有影响，这谁会有意见呢？

濤：那中，（想）多少钱呢？

吴：我忘啦。

新：我记着哩，5元4角。

濤：这恐怕得研究，财务制度上规定，5元以上要经社委会批准后才得开支。

玉：算我借的好啦，记到我帐上。

濤：那不是一样。

新：俺俩借中不中？

吴：再不中，我也算一个。

濤：那也不行，社长借钱看病，您借钱干啥？没有一定的理由乱借钱，在财务制度上是不允许的。

吴：制度制度，（不耐烦）咋啦，因为制度就能不给社长看病？

濤：那也不能因为社长一个人，破坏了广大群众訂下的財務制度。

吳：那您說咋办，不給社长看病？

濤：吳队长，社长俺俩关系你也不是不知道，平常就有好多人說社长俺俩好啦，这一次再一借錢，那妥啦，請听閑話吧！再說，我为全社利益，坚持制度，你也犯不着給我发火。

玉：使我存在信用社的錢中吧？制度上規定存取自由，你看：
（取存折給濤）

濤：这……（无計可使）那太好啦，走吧！（下）

吳：快走吧！（同下）

玉：您俩走着說的啥呀？

新：俺俩說不进行农具革业不行，人少事多的情况，不但是咱一个社，哪社都是这样。光种麦上就累得这个样儿，要到大忙天，收、割、拉、打、种一齐来了咋办？现在我是一心一意想改水机，我想生个办法叫它不用多大勁，就能出好些水才中。（吳上）

玉：可巧了，我也是想的这。

吳：那咋这样巧哩，您俩总是想到一块。

新：（瞪吳一眼，吳暗笑）你少精点中不中？（对玉）

。 澆一天水，累不說，腦子疼的真难受。

玉：一天轉多少圈，头会不昏！

新：我想着把它改成坐着就能推动。（对吳）我的大队长，咱把水机改改中不中？

吳：我沒想这，我想的是往山上弄粪送哈太費勁，能生法不費多大勁就把粪送上有多好。

秀：（內喊）留成哥，（上）天快黑了，到这会一担粪也沒送

上去，不快点，送粪任务咱俩啥时候能完成呢？

玉：你来，咱一块来研究研究。

新：留成准备发明个往山上送粪的机器呢。

吴：又刺激人，这不是才说嘛。

秀：刚才支书给我一說，叫咱俩往山上送粪。我就想着要能創造个机器，往山上送那有多好！

吴：这很好么，你就想想不中？

秀：我刚有一点打算。

吴：好哇！我也是刚有一点打算。

玉：（趁机报复）喂，那您俩咋弄的，你打算了一点，他也打算了一点，咋这样巧刚想到一块？

吴：看看！人家还没說句啥哩，更新就使眼瞪人家。

秀：都别瞎扯啦！我看咱要創造的話就快点弄。

玉：先画成图，您說中不中？

秀：想好了再画吧，一点一点的咋弄？

玉：想一点画一点。

新：我同意，我就是不会画。

玉：我帮你画（拿笔、掏口袋）没紙，我回家去拿去。（欲走）

秀：天不早了，快下地吧，不快些，那么多粪啥时候能送完呢？（齐下，新和玉拉手下，濤与母上）

濤：看見嘛！看見嘛！（指着玉和新）

母：唉！这孩子没一点规矩。（生气）（唱）

我面前他們假装生产积极，誰知道紙里头包着問題。

供給她上学堂好不容易，省着吃、省着穿让你滿意，

我只說你有文化頂天立地，不料想到現在你好沒出息。

（气急）

濤：女孩家可不能让她乱跑，叫外人岂不說你没有家教。

井淘三遍吃甜水，人受教調武艺高。

对金玉你可要多加管教，別叫她在外边乱七八糟。

怪脾气你一定給她改掉，若不然她哪知地厚天高。

別叫她在外边乱跑了，名声不好哇，大娘，說句不中听話，一出个啥皮漏，你只怕肮髒一輩子。

娘：我得去把她找回来。（气下，濤暗笑下）

第三場

二道幕开。刘家院内，是劳动农民家庭。台右边是住屋，漏着后牆窗戶，中間是一排不透风的篱笆牆，牆外有一棵大的柳树，树的枝叶能盖到院内。台左边放着一張单桌，桌子周圍放着几个板凳，桌子上有灯有紙。

新：（他一个人又是兴奋，又是着急的在桌子前轉来轉去，一会儿走門口望望，回来再看看笔和紙，自言自語的）咋还不来呢？等一会又該下地啦。

吳：（上）金玉和金柱来过沒有？

新：快把我等死了，他們也不来。

支：（上）更新！

吳：支书！

支：金柱他們不在这儿？

新：还没来呢，說好的吃过晚飯来，到这会儿还没来！

支：剛才来了通知，要我們到县委去开会，今黑就到乡里去集合，明天一早去。我来給你們說一下。

新：那改革农具的事咋办？

支：你們在家情搞啦，要用着啥了給社长說。